

高原：青春不老 搖滾一定再「返場」

「上世紀90年代，濃縮了幾代人的時光，幾代人在彼時自在地生長，和根植於這個成長環境的種種藝術形態一起，度過了漫長而又短暫的青春。很多年後，人們認為中國搖滾樂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它和那個時代、政治文化背景深深地綁在了一起。作為一個親歷者，我所觸碰到的，是這場文化變動中最柔軟的部分，那是一段單純的歲月，它曾是無數人的理想，是一個城市的更迭，是一段正在散落的十年記憶。」在攝影師高原最新出版的圖文書《返場》當中，她用文字還有圖片，帶領讀者一起重回上世紀90年代中國搖滾音樂人演出和生活的現場。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通訊員 賈瑩瑩 張恩雨

11月底，高原帶著她的新書《返場》作客位於河南省鄭州市的松社書店，她分享的題目是「致敬90年代的那些人和那些事」。高原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當初出版《把青春唱完》，刪減了很多，最後是以搖滾為主題，講述的是搖滾樂的故事，這本《返場》是講那個時代，我在那個時代中的生活，我周圍的朋友、遇到的人和事。」

以鏡頭為筆 記錄真實搖滾人

上世紀90年代的北京，是搖滾樂的天堂。北京各類酒吧和俱樂部裏聚集了一大批票友，說出來都是耳熟能詳的名字，《返場》以人物自述的方式記錄着關於他們對於90年代的回憶：鄭鈞、李亞鵬、張揚、老狼、張楚、高旗、黃覺、葉蓓等。

高原的鏡頭生動再現了90年代的那群人，無畏無懼，只活在當下，他們談音樂，聊創作，揮灑最熾熱的青春力量。

有很多人詬病高原的照片技術欠缺，「好多人跟我說，你這書裏拍的照片怎麼亂七八糟的，構圖啊、焦點啊都沒有……我問那你看到其他東西了嗎？他說對，看到的都是其他東西，我說那就對了。」近距離甚至無距離觀察才有了照片裏的自然和放鬆，「真正想拍一個人，要進入他的生活中，這樣才能拍出最真實和生動的照片。」

比起技術，她認為想要表達的情感更重要，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心感受。「我對攝影的堅持是對音樂的熱愛，對我這些朋友的熱愛。」

高原說：「書裏的照片很多都是我那十年最親密的朋友，和其他圖片視角不一樣，沒有拍攝方向。」

青春不老 搖滾精神永在

1994年12月17日，竇唯、張楚、何

勇以及作為嘉賓演出的唐朝樂隊所參加的搖滾中國樂勢力演唱會在香港紅磡體育館正式開演，「魔岩三傑」的稱號也在那之後被叫響。2020年，距離那時代音樂會已過去26年。「我拍得最好的圖片應該都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他們完全沒有預設的情況下拍的」。作為那個年代的親歷者、見證者，高原把搖滾精神作為拍攝的着眼點，但她不止記錄了那個時期的樂隊生態，也生動記錄了北京最有活力的一段時光。

在高原的記憶中，北京的年輕人中流行過很多新鮮事，從喇叭褲太陽鏡那種華僑裝扮、路邊「荳琴」，一直到後來的搖滾樂、霹靂舞，好多事都處在萌芽狀態。「到了朋友家就聽槍花、平克，後來他們帶着我去五道口買口帶，慢慢就和這些人熟起來……」

「他們沒有任何偽裝，舞台上和私底下是一樣的，不會去刻意迎合什麼，所以我也很高興和他們一起。」

《返場》收錄了幾張著名音樂人竇唯的圖片，其中一張是竇唯蹲在一個空曠的房間裏，房子的窗口是打開的，陽光從那裏傾斜下來，窗口擺着一張空空的椅子。圖片下邊寫到：「竇唯在拍攝《窗外》MV的現場。《窗外》是竇唯在《艷陽天》專輯中的一首歌，此時他已經從充滿彼得·墨菲影子的《黑夢》裏醒來，這首歌曲明快，清涼的吉他和當年普遍流行的金屬式吉他搖滾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拍攝新搖滾人 重返青春歲月

多少年過去了，經歷了人生的分分合合，有老朋友離開，也有新朋友出現。對高原而言，無論是90年代的搖滾音樂，還是21世紀的新搖滾，那種精神永在，青春不老，音樂永遠唱不完。



2019年至2020年，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引起了華語樂壇的轟動。對於新樂迷來說，是《樂隊的夏天》讓他們首次接觸和認識到了搖滾樂。有人把高原定義成搖滾圈的女攝影師，她更希望不要加個「女」，本身就有些男孩子性格的高原希望自己就是被稱為攝影師。「拍攝音樂人，對我來說是最放鬆的事，不是工作，也不是任務，我喜歡和做音樂的人在一起，因為年輕時就是這樣生活過來的嘛。」現在，高原正跟着Joyside巡演（這是一支出演了《樂隊的夏天2》的朋克樂隊，成立於2001年，2009年解散，2019年重組）。「有種特別親切的感覺，就像年輕那會跟着樂隊一起，大家在一塊玩，拍Joyside和年輕時做的事很相似，都是拍身邊最熟悉的人，拍一些生動的放鬆的畫面。」

「90年代那會我喜歡聽Guns N Roses，也聽The Beatles披頭士……」《返場》的英文名是「Let's play one more time」，讓我們再來一次吧！高原說，「我相信，搖滾音樂一定會返場。這麼拍下去，也許十年以後會有

高原為讀者簽名



另外一本書出來，拍的內容是我現在身邊這些朋友。」

倔強小孩 攝影跟着感覺走

父親高飛在書中評價高原是個特別倔強的小孩，「我喜歡你書中的照片，因為那些人在你的鏡頭下都是非常真實的，沒有當代演藝圈的躁動。」90年代初，剛畢業的高原也上過班，但是那短促的兩個月時間讓她意識到，自己並不喜歡坐辦公室，她喜歡拍攝，「以前拍時用膠片，自己做暗房，工作室一呆一天，現在都是數碼了，偶爾會拍膠片。」

「90年代初我拍的都是黑白照片，一是因為膠片便宜，二來也是因為我發現黑白照片更能突出人的生動。」高原說，拍人物挺好玩的，你得「賦予」他們一些情緒，抓到些歌迷、讀者看得慣的表情。有些人很難拍，比如張楚，除了傻樂他就沒什麼表情，有時候笑點也跟一般人不一樣。在拍攝《孤獨的人是可恥的》MV現場，當時真給我難住了，後來我們開始互拍，我拍他，他拍我，他的表情才變得有趣起來。

除了搖滾樂隊，高原還拍過很多人，「跟以前不一樣，現在是團隊創作，有策劃有設計，我可能更喜歡自由的狀態。」如果按照時下的劃分方式，高原的照片偏向於藝術攝影創作，是許多拍商業攝影的攝影師羨慕的創作狀態。「遇到瓶頸最好就先不拍了」快門按下暫停鍵是她給年輕攝影師的建議，不置可否，攝影是需要天分的，藝術審美需要培育。「做你喜歡的事情，年齡和經歷都不是問題。」藝術攝影也好，商業攝影也好，「找到感覺就跟着走。」

書介

落日

作者：湊佳苗
譯者：王蘊潔
出版：皇冠



湊佳苗重磅新書，特別收錄繁體中文版自序與作者訪談。長谷部香怎麼也無法忘記那個飄雪的冬夜。還在念幼兒園的她，又一次被嚴厲的媽媽關在陽台。刺骨的寒風中，從陽台隔板另一端伸出了一隻細細白白的手。他們誰都沒有出聲，只以指尖碰觸彼此，在黑暗中交流。在香得知隔壁家的女孩名叫沙良的時候，香的爸爸卻被發現自殺身亡。香匆匆搬離，甚至來不及和沙良道別。十多年後，小鎮上發生駭人聽聞的「笹塚町一家殺害事件」——成天繭居在家的哥哥立石力輝斗，在平安夜用菜刀殺死了就讀高三的妹妹立石沙良後，放火燒了房子，讓父母也喪生火窟。如今，已成為電影導演的香，邀請新人編劇甲斐千尋以這樁舊案為原型撰寫劇本。原本興缺缺缺的千尋，因緣際會接觸到案件的關係人後，卻發現了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真相」……

戀愛論序說

作者：佐野洋子
出版：三采文化



全球百萬暢銷書《活了100萬次的貓》的作者佐野洋子，叩問人生最大謎題：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正確答案應該是「愛」。佐野洋子傾盡全力為愛而不言愛。因為一把愛說出口，愛彷彿就會消失。恥於說出口，於是寫下來。這本書是「愛」之於她，一個最直接的指向、最明朗柔軟的答案。書中特別收錄日本國民詩人谷川俊太郎之撰文〈連光寺的朝鬱〉與〈看穿缺點的天分〉（兩人曾為文壇佳偶，1996年此離），以及佐野洋子首次曝光的極短篇小說〈公主的手指〉、〈小小的神明〉、〈四方形的天空〉、〈白色的原野〉。

簡訊

《十四五與雙循環》 17位經濟學家建言新格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導）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已正式寫入「十四五」時期（2021—2025）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任務。在題為「洞悉政經時局 決策布局明天」的《十四五與雙循環》新書發布會上，首批社科院學部委員（院士）、中央級智囊汪同三認為，國家在「十四五」規劃編制上，突出了高質量發展，在著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同時，尤其要着力社會、民生高質量的發展，讓我國堅實地邁向「高人類發展水平」行列，而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關鍵之一就是暢通「內循環」，「因為只有當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的經濟結構時，才能對國內的各種消費需求和配給，提供可以及時交付，並高度適配各類產品。」

《十四五與雙循環》作者之一、經濟學家滕泰則認為，雙循環最重要的是「創造新需求」，暢通雙循環最重要的是「創造新需求」。汪同三說，中國近十年來房地產市場高速發展，有着天然的「不正常」，在「雙循環」新戰略下，房地產對中國經濟是看得見的威脅，依然是需要警惕的「灰犀牛」，而不是小概率的「黑天鵝」，他特別告誡房地產企業要謹記八字箴言：「腳踏實地，社會責任。」

《十四五與雙循環》由經濟學家圈編著，騰騰文化策劃，中國廣播影視出版社出版，是目前市面上為數不多專門解讀多元新發展格局的書籍，共匯集了內地17位頂級經濟學家關於新發展格局的論斷。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就「雙循環」展開分析，他在書中指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有現實需要，也符合發展規律，國內大循環要注重提高內需比重，提高關鍵技術、重要產業鏈的可替代性和抗衝擊的韌性，要以結構性潛能推動國內經濟大循環。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李揚則就「雙循環」發展格局下金融業何去何從在書中發表觀點，他認為，發展格局的轉型實際是資源配置的重要內容就是資源的重新配置，他呼籲大力發展金融科技，同時全面完善中國金融基礎設施。

錢鍾書治學兩大亮點

錢鍾書一生治學不輟，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故被人譽為「文化崑崙」。其治學有兩個最大的亮點。一個是家國情懷，另一個是國際視野。所謂家國情懷，其具體表現，廣而言之，是對中國文化的無比熱愛；寬而言之，則是對中國典籍的縱深閱讀。以《管錐編》為例，其中所涉典籍，包括哲學著作《老子》、《周易》、《列子》，歷史著作《左傳》、《史記》，文學著作《詩經》、《楚辭》、《太平廣記》等等。再以《談藝錄》為例，其中所涉詩人，晉代有陶淵明，唐代有韓愈、李賀、孟郊，宋代有蘇軾、黃庭堅、王安石、陸游、楊萬里，元代有元好問、趙孟頫，明代有鍾惺、譚元春，清代有王漁洋、龔自珍，近代有王國維等等。有人統計，兩種著作，點名的中國作家多達三四千人，列舉的中國卷冊繁至六七千種。牽連之廣，實在是令人歎為觀止。

錢先生於筆墨之間，不僅以學者的謹嚴進行考證，而且還常常以詩人的激情予以發揮。他在《管錐編》中說屈原的《離騷》，先引詩中的「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緊接着評曰：「《騷》而欲《離》不能

也。棄置而依戀，無可忍而又不忍，欲去還留，難留而不易去。即身離故都而去矣，一息尚存，此心安放？江湖魏闕，哀郢懷沙，『騷』終未『離』而愁將焉避！」九泉之下的三閭大夫倘若能讀到這樣的文字，一定會含笑嘆曰：「天下知我者，唯江蘇無錫之中書君矣！」錢先生對陸游、楊萬里亦格外青睞。他在《談藝錄》中稱「放翁誠齋，江河萬古」，「以入畫之景作畫，宜詩之事賦詩，如鋪錦增華，事倍而功半，雖然非拓境界字、啟山林手也。誠齋放翁，正當以此軒輊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與古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誠齋之化生為熟也。放翁善寫景，而誠齋擅寫生。放翁如畫圖之工筆；誠齋則如攝影之快鏡，免起鶴落，驚飛魚躍，稍縱即逝而及其未逝，轉瞬即改而當其未改，眼明手捷，蹤矢蹊風，此誠齋之所獨也。放翁萬首，傳誦人間，而誠齋諸集行天壤數百年，幾乎索解人不得。」錢先生運用比較的方法，僅僅以215個字的篇幅，居然將峰峙嶽立的陸、楊二位詩人分析得鞭闢入裏，淋漓盡致。

所謂國際視野，則是說錢鍾書在治學過程中，多以打通的手段，將中國

學人的觀點與西方學人的理念緊密聯繫起來，從而印證其標榜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的提法完全是一個毋庸置疑的世界學術現實。不妨以《談藝錄》為例。是書第33則《說圓》的主題為「形之渾簡完備者，無過於圓」。錢先生先後引《易經》、《莊子》、《淮南子》、《文心雕龍》、《隨園詩話》中的諸多說法以及唐人白居易、元稹、張志和、李商隱，宋人蘇軾、梅堯臣、朱熹、周敦頤、陸游，清人何紹基、曾國藩的詩文乃至書札等50餘例予以佐證，同時亦引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恩培多克勒、柏拉圖，古羅馬詩人賀拉斯，德國思想家黑格爾、文學家歌德，英國詩人雪萊、德萊頓、柯爾律治、丁尼生，法國詩人繆塞，意大利作家巴西耳等人的30多種論述作為呼應。如曾國藩在致其長子曾紀澤的信函中稱：「古今文人下筆造句，總以珠圓玉潤為主；雖揚、馬、昌黎，力求險奧，而無字



書評

文：鄭延國

《談藝錄》
作者：錢鍾書
出版社：中華書局

不圓，無句不圓」；歌德則在Lied und Gebilde一詩中云：「詩人賦物，如水掬在手，自作圓球之形」。透過錢先生所引，不難發現，二人說法何其相似乃爾。至於《管錐編》中的情形亦復如此，堪稱繁星滿天，數不勝數。錢鍾書之所以具有如此不同凡響的打通手段，顯而易見，是其通曉英、法、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多種外語的必然。由是觀之，家國情懷能令學人治學學滿文化自信而不自菲薄；國際視野則可使學人治學胸襟開闊而不夜郎自大。兩者之間純屬一種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辯證關係。

歲月倥傯，又逢一年當中的11月21日。今年的這一天，不比平常，恰好是錢鍾書110歲冥壽。筆者謹以此文表示對老人家的深切緬懷和不盡追思。